



雙槐歲抄卷第六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

品題

至我朝

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
輩作爲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

英宗睿皇帝賜文武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

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卽前所謂八景曰瓊島春

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庸疊翠玉泉

垂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

雨南園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
御製清暑解愠三歌大槩言爲臣者仰輔

上德俯恤民隱助隆代天之績云爾蓋

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鉸書經傳格言以示訓
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內殿賜象骨銀釘鉸扇
然但畫以物象其有

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太玄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
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

七象司馬之潛虛五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
攷之太玄八十一首曰中曰周曰礩曰闕曰少曰
戾曰上曰干曰對曰羨曰差曰童曰增曰銳曰達
曰交曰爽曰後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夷曰樂曰
爭曰務曰事天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曰
親曰歛曰彊曰睟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
曰竈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
未曰昆地曰減曰唵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飭曰
疑曰視曰沈曰內曰去曰晦曰晝曰窮曰割曰止
曰堅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馴曰將曰難曰勤曰

養玄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

止曰安曰燠曰實為天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紊曰

悖曰靜曰平曰序為人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爍曰

幾曰抑曰寘曰通為地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衷曰

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觀

曰繇曰濟曰得曰懼曰耽曰苒曰卻曰庸曰安曰

蠢曰詡曰宜曰忱曰喆曰戛曰特曰偶曰睚曰續

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裡曰準曰資曰

賓曰戒曰敷曰乂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痛曰泯

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太玄優矣邵

以雄知曆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
作洪範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

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

罪當是時清商颺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

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

頌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

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璋得之往

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秦州尋請天子南

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打
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
風九月到掃不見踪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
文寶江表志揚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
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揚鸞鸞
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
幾事者也適友人棗陽王進士良璧臻至相與質
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
邪二十八字真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倖免
耳余曰子可謂善爲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

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惟曾學士恭巢
曉集而已入選者亦惟曾詩爲佳七言以詠物弔
古爲難劉伯溫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
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
苔七古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
淚泣春風玉顏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
物弔古使無題亦難倩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
云蒼筠織簾湘紋涼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搖

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可
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玉荆公墓云天津橋上鶻聲
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
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
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
國朝詩人不一佳者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
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淄千載空
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幙承恩日殘
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
碑翟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

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吟斷梅花月有痕華表
柱存遼鶴返少微光霄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
想像高風酌酒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
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消魂陳開卽墨年爭觸戰
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
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臨川黎擴
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初入白
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
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
伴吹簫引鳳凰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

養經年飛入青雲最可憐銀甕空遺香稻水
開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幌學舞長疑在綺筵
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尚依然嘉禾陳延齡
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渾覺獸膾腥兩
宮瓊珮烟塵迥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
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
不忍聽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
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
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
山色在崢嶸樓閣屬浮圖此數詩大類元體亦未

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尚有待
乎

禱神弭寇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拋磚弄瓦者予
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
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誥誦焉景泰改元寇巢
至先府君在外子啓神櫝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
君歸日益諷誦以函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
府君遘疾十二日琉璃燈墜焚函經七卷燬盡無
餘案卓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館亦異事也

神一念精誠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
外求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

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
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
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
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禱于
祠下旬月間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
氏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竒之十歲而
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傳項蒙七
歲爲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記耳旻以大臣
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祇鬼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澄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

明白分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
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
內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
積塊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

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
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
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
如虛球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轉
毬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
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為辰年無星處皆是
猶地之土也積悉之中有光耀為星二十八宿及
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
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
自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

自地之正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
有爭差蓋周匝而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
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
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始與三百六十
五日以奇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為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
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
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
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
過三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為右

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天傾倚於北如動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北方故曰北極下臍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

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
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
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
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
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
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
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爲
氣盈月之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
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
爲逆其行與天等則爲留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
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
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
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
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
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
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
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
生明時昏見于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
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于甲全
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

象巽下弦時晨見于丙下暗已多而上猶明
晦之時晨見于乙全體皆暗象坤地西北高而多
山東南下而多水先天方圖法地乾始西北坤盡
東南故天下之山其本皆起於西北之崑崙猶乾
之始於西北也天下之水其流皆歸於東南之尾
閭猶坤之盡於東南也夫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
氣陰為質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
似虛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
急勁如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
曰動直則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
疎通如肺氣升降出入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翁
曰動闕則虛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
陽虛陰實者偏說也觀此則理學類編諸書所言
渾儀曆法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皇極觀物

邵子皇極經世所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解之者
未有能指其為何物祝氏鈐朱隱老集說諸家皆
不能明亦惟草廬能言之其原理下篇曰天有四
象地有四象日月天之用星辰天之體水火地之
用土石地之體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日陽中陽月陰中陰星陰中陽辰陽中陰
水柔中柔火柔中剛土剛中柔石剛中剛錯而言
則天亦有剛柔地亦有陰陽日陽也月陰也星剛
也辰柔也水陰也火陽也土柔也石剛也日火之
精爲夏之暑月之精爲冬之寒星體光耀爲晝之
明辰體昏暗爲夜之晦水氣下注而爲雨火氣外
旋而爲風土氣上蒸而爲露石氣內搏而爲雷人
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爲首猶天之日月
星辰也脉髓骨肉爲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膽
脾腎四藏屬天肺肝胃膀胱屬地指節十二合之
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
地之法焉物有飛走草木四類細分之十六飛飛
者鴻鵠鷹鷗之屬性之飛飛之性也飛走者鷲鷄
鴟鳥之屬情之飛飛之情也飛木者隼鳩燕雀之
屬形之飛飛之形也飛草者蜂蝶蜻蜒之屬體之
飛飛之體也走飛者蛟龍之屬性之走走之性也
走走者熊虎鹿馬之屬情之走走之情也走木者
猿猴之屬形之走走之形也走草者蟻蛇之屬體
之走走之體也木飛者松柏之屬性之木木之性
也木走者樟檉之屬情之木木之情也木木者棧

樸荆榛之屬形之木木之形也木草者楮穀不美
莖之屬體之木木之體也草飛者竹蘆之屬性之
草草之性也草走者藤葛之屬情之草草之情也
草木者蒿艾之屬形之草草之形也草草者菘芥
之屬體之草草之體也觀此似是創自胸臆他無
所據容或牽合終不若上篇之純耳余謂邵子元
會運世之說實爲開物成爲閉物其源出於佛老
佛氏之書曰過去名莊嚴劫現在名賢劫未來名
星宿劫謂之三世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
有大風起吹水聚波濤沸湧生大沫吹置空中從
上至下依舊建立天地久後大海枯乾天下烟起
漸至磨滅此卽開物閉物之說也然猶未詳也老
氏之書曰天地之數有五劫東方起自子曰龍漢
爲始劫一无孕於空洞之中大無之始上無復色
下無復淵混沌溟滓如龍變化周流於虛空也南
方起自寅曰赤明爲成劫運推數極三景開明猶
皇極開物之會也中央起自卯曰上皇北方起自
午曰開皇俱爲住劫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
演立天生地西方起自酉終于戌曰延康爲壞劫
以日言之爲夜以人言之爲死猶皇極閉物之會

也然則皇極觀物之云者其殆二氏之緒論哉

性敏善斷

武城王道亨

士嘉

年十八貢入太學後就銓爲大

同府山陰知縣性敏善斷有瞽者齎鈔百緡醉卧

城南荆樹下覺則亡矣訴於道亨道亨曰此荆樹

爲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

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遂還其鈔而

罷代府內藏失鈔幣而戶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

王以道亨有知畧召問之道亨至察視氣樓似有

物嘗往來而非人跡疑爲狙所竊乃列幣庭中伺

群狙過而伺焉一狙果獲取之因詰其主主即款

服盡還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請決焉母老就養

山陰嬰疾忽氣絕道亨哀號聲徹天地母得復蘇

由此治行聲名大著累遷方面正統初官至禮部

侍郎初道亨五歲而孤母教之聰敏好學遂爲邑

庠生年十二已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

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挲掌星斗寒鄉先生劉

中行見而奇之曰冠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

也他日必至公卿果如所言

夔指揮氣節

正統十三年二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華檄各郡縣凡城郭鄉村大小巷道首尾俱剗一隘門門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鄉村大者立望高樓於四隅小則立於其中編各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夜則輪宿重屋鳴鼓擊柝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人罔敢違者茂七與第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輪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輸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

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其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至是懼討乃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偽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括蒼賊葉宗留昨諸途陳韶與戰敗死楷請濟師十四年

詔以寧陽侯陳懋爲總兵征夷將軍保定伯梁瑋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

副參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楷
監軍御史丁瑄張海紀功大發兵討之春二月師
次建寧而茂七先攻邵城為延平官軍所殺傳聞
張楷詩有句云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
紅遠近憂歎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餘黨推
茂七兄伯孫為主傳聞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於
是幕府下令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自是
擒斬而降者相繼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
宜遣人撫之衆莫敢往惟千戶龔遂榮與致仕驛
丞周鑄毅然請行遂榮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

十里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榮乃呼老人
諭以禍福老人闔家扣頭謝因設草具遂榮與鑄
飲食之意氣揚揚更不為動食竟就馬抵巢穴盡
降其衆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
常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遂榮鑄乃寓書留孫告
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告若誤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
來降伯孫竟敗就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
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
之功沮其賞弗行遂榮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

給征閩回日口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而貧益甚時
睿皇帝歸自北狩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狴牢至穴墻以通飲食一時
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築獨草䟽請還政
于

睿皇䟽未上而語泄

睿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 赦猶杖之幾死學
不能行者數年

睿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井妖致殞

香山教諭平南張公輝以廣右解首自負文學爲
人甚溫雅疎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來主師席忽
見解舍井中有人衣紅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
罵之走上蓮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丞爭坐位
交相拳毆歸投井死縣官收斂輝畢遂填其井其
子孫至今貴顯豈輝有學行天子非命夫故報之
獨厚歟

旌忠祠

英廟九齡嗣位寵信司禮太監王振竊弄威福或請
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不允一日 召英國公張

輔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見便殿
振至前戒諭之正統壬戌 太后崩振恣肆作大
宅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自撰
碑文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今階虜中
反爲虜用籍其家產玉盤徑尺者十枚金銀十餘
庫馬數萬疋族黨皆坐誅夷宅没入官改京衛武
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
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 詔復其官刻
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愬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
賜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寅緣以孝行被旌

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任以語州人羅綺時綺以
副都御史降叅政家居爲人奏其謗訕皆獲罪許
學士彬積不平賦詩曰忠臣偶爾陷 車駕孝子
胡然傷髮膚智化寺中祠屋上薊門風峻夜啼烏
王忠肅公

王忠肅公翔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
李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

英廟臨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
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 命遂不及
易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服易衣乎 賜綺一端

扣謝而出 上益知其誠恪可用嘗至東閣立候
遙見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公呼之謂曰
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 奉
天門御榻豈嬉笑處邪其敬慎如此馬恭襄昂代
公總督及入爲大司馬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
諾也夫人爲壻求遷官至下跪公叱罵之終不遷
每遇銓除人無敢干以私者主事曹恂既陞叅議
出至通州病還公爲奏聞有 旨仍舊職恂怨公
遇于朝粹公毆之公疑立不動觀者謂恂必得重
罪公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其官令有司妨閑
出入而已景泰時名妖妓李惜兒入宮優人張甚
通同東廠邏者害及舉子子在太學上疏言正身
正家六事禮部奉 旨本無他意楊興濟善必欲
文致予罪以問公公徐曰 皇上光復之初乃首
罪一監生邪善赧而止吁公之盛德何能盡善也

薛尚書論禮樂

天順改元薛公繼遠自戶部郎中超拜本部侍
郎從人望也子上疏時獲免罪責公有力焉尋延
子長安西邸以教其子每謂子曰向使禮部說行
子固今之陳東也然宇宙內事當視爲性分子其

勉之公博學無所不通禮樂兵刑天官律曆皆涉
其要嘗出周禮及逸周書示子曰周禮小祝有寇
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
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在一
處蓋泰壇方三百步四周爲澤官據魏儒劉芳言
則壇有四門門外爲四郊觀禮大畧可見故逸
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
中方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至以
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
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爲九變陰陽相
得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
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
稷則同在一處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我

太祖皇帝合祀天地最得禮意當時耆儒汪克寬謂
祭天必及地尊可以統卑也正如人子奉養饋食
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觀此二書則可見矣
其言天官書以日及斗爲主語多不能盡憶公本
廬之無爲州人祖祥洪武中工部尚書謫海南因
家焉故舉吾廣鄉試正統壬戌進士終南京兵部
尚書最諳國家典故所履有聲爲時名臣

張都督不欺

南京僉都督鳳陽張九衢通文武全材也初守大
同與石亨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爲友
婿最相得亨迎 駕南宮時公方在京使人索賂
將爲公及鏞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効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卒辭之久之仍舊職改南京
未嘗介意及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雖學士黃
諫亦所不免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可謂賢矣
公博通經史尤善吟詠詞翰傑出一時大書遒勁
有體予在學時頗好作詩公謬見重期予大用謂
於詞章相貌徵之嘗爲作坊牌扁及友琴堂大字
今公沒已久而予碌碌負公每睹遺墨爲之黯然

馬楊二義士

天順中有二義士曰馬士權楊埴初御史楊瑄劾
秦忠國公石亨太監曹吉祥侵占民田 上從徐
有貞李賢言以瑄不避權倖命戶部覈實於是十
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
王鉉知之以告亨亨入訴言鵬乃已誅奸臣內官
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
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之曰亨若有罪何不早言

悉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問之鞫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下有貞賢于獄會有風雷雨雹之變子有貞賢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顯調知縣瑄鵬俱戍鐵嶺衛會薛瑄致仕去欲用一翱翱薦留賢爲吏部侍郎亨慮有貞之復用也人人僞作給事中李秉彝劾奏吉祥過惡語甚危不不釋久卧病則以貌肖者持上之命訊秉彝至死緝緝捕歷名者其急言因譖有貞怨去使所親權權等爲此而滅其迹

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獄考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誑券露其逆謀之理都指揮門達等竟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猶以詐爲制文當斬奏聞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發金齒爲民士權亦免其後門達怙寵驕橫惡同僚袁彬質直不屈即使邏卒發其陰私考掠成獄彩漆重匠揚塤憐之疏言昔者駕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

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 御前審錄
則死無憾併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
進

上令達逮問達緩墳死令誣大學生李賢主使墳陽
應諾達遽以聞遂 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墳
言事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大阻而彬猶降黜未
幾

英廟賓天官劾達罪謫戍南丹以死彬得復官嗚
呼天下禍機多由於激向使瑄言甫行而鴨等俟
其終則衣冠之辱未必如是之甚也主使之套今
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為官自特天幸爾
吾於二十乎有感

非非國語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椰子厚
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
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
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
同邪異邪豈紹述而勦取之邪求其書不可得蓋
亦罕傳矣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闕屬蔽怪誣
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焉

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
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
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
而媚玉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其可以盡非邪至
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
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
與我謀自闢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
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餘類
此者不容枚舉此所以來三子者之喙與

斐愧歲抄卷第六

效槐歲抄卷第七

金錢銀豆

景泰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
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
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
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
酒蕭鑑左春坊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云是
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
爲恩典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恒莫能得有一
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有識者病其媒孽時

宮中又賜諸內侍以銀豆等物為開笑榜文勅公

守陳時在翰林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

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

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珠

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蹠拾多盈袖金

瑞半墮羅裳縹羸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

清書間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

豆競拾得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

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

鐮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宮

倉有米無銀糶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

頓安邦只在卹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於乎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黃寇始末

南海賊黃蕭養者冲鶴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

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

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

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肘鑱越獄而出

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所在官隸獄卒追之

揮斧而行人莫敢近其黨駕船以待遂入海潛遁

正統十三年九月也於是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至萬餘人十四年八月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飢死者如疊製雲梯巨公車衝城幾爲所破設開都僞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都指揮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廣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城中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發相顧涕泣而已間道告急驛至京師

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

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尋命信民巡撫

廣東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授僞官者百餘人據五羊驛爲行宮四出剽掠信民舊爲廣東叅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興等進兵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江西夜半聞鷄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及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徵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其勢甚張衆欲請兵軾曰兵貴神速若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興從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及旦以所
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四月十一日興帥官軍
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時信民使人齎榜諭
賊使降蕭養曰楊大人我父母也當徐思之獲鉅
魚爲獻信民受之立斫數十段頒于有司賊出而
嘆曰勢不佳矣叛蕭養者漸多留者不滿一千會
信民中毒卒鑑乃益加招徠蕭養中流矢而卧爲
官軍所擒於是奏捷于

朝蕭養伏誅餘黨悉平

詔鑑代信民巡撫乃析南海冲鶴大良諸堡爲縣名

曰順德云

王清惟難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
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
立奇功曾有句云落日龍荒覘虜還劍光直射斗
牛寒少年氣節應無敵肯負平生一寸丹正統丁
巳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
於原衛

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
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劫

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
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
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捧
天書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飄零身世輕於葉磊
落襟懷電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
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
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遂遇害有
建齋集行于世

太宰上壽

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公驥天順甲申遇

憲廟即位

詔文武官自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
一歲進一品官階間居述懷詩云迂踈不覺已成
翁鎮日優游雨露中一品新陞尊紫詔百年將屆
荷蒼穹松楸入望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
十六詩云白頭又喜換年華香藟清芬燭吐花宮
錦任披隨所戀板觴從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
健官拜深恩秩更加願祝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
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歲詩云家家簫鼓慶

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寒呈晚翠牕梅和
雪獻春妍酒香旋漉延佳客詩就清吟續舊編最
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卯元日年九
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圞子與孫升平又喜沐晨昏
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春梅
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栖蓬蓽只效封
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天
恩乞得老江鄉壟鹽隨分猶鍾鼎泉石長甘即廟
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文學賀知章百年已屆
殊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九月十九日病中臨終

詩云滄海蠶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還開上蒼幸
必重福福緣喘何期更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爾
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去翠水丹山喚作
陪官至一語可謂尊矣年近百歲可謂壽矣

南苑射獵

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蓋作詩固不暇計其工拙也

京城南有苑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
舊也本朝稍增治之自

太宗定都以歲時蒐狩于此天順戊寅孟冬朔旦
朝退駕出既入苑

上由中道從臣分道由左右會于臺下時日加午矣
長圍漸合羽毛畢集

上親御弓矢命中勲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
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賚從臣命之先歸

上御飛輦後至是日天氣明霽風埃不驚歸途見月
馬騰人樂學士劉定之詩云 聖明天子中興年

大閱軍容故卜畋射鴈得書單漢武貫魚入詠邁
周宣追風玉勒從晨出吹月金茄及暮旋有獲應
爲王者佐屬車命載着先鞭

布衣進心學圖

漳州布衣陳剩夫

貞歲

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
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

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

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

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白蓋太極生兩儀

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彎而向左又各作十八

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蓋自二而四

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

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又重

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爲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
否謙爲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爲仁曰立春臨同人
曰春分夬泰爲中曰立夏蓋無太極而一之也其
一爲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
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
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曰復黑動之右
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
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
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動主靜乾
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

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
合先天太極爲一者也總爲之說曰右圖二一著
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
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
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
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
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
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
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
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爲聖功之成

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
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圈同一渾然粲然
而無間矣一敬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
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
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堯以是欽傳
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
齊傳之文緝武戒周公待孔子博孔子傳之顏心
曾一思專德性孟求放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
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
及朱氏沒而後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
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為
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

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剖但能體

此下學之功敬注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

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

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

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

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書泉南布衣陳真書未上

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肯下禮部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
竟寢

壽星塘

宋廣東經夏使蔣之奇嘗作蓬萊仙傳陳仁嬌香
山陳氏女子也自少絕粒修鍊成仙身輕能從諸
仙飛遊四方嘗降廣州進士黃洞家今吾邑惟壽
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
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挂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
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也
予竊謂不然蓋土石之性夔眴眴耳又有大鴉高
七八尺立與人齊見肉食即啄去景泰元年冬予
墓先考妣於此人蹤日多二物日少因思劉靜修
詩云人道乖張鬼道侵若人盛則鬼衰亦乘除之
數天地自然之理也

蓮峯卿雲

景泰丙子仲秋朔旦邑庠行香後忽見五色雲出
於蓮峯之上霏靄亘天黃彩爲多予時在廣同舍
鄭賢領牋居首自負時名其讀書自扁元吉齋作
詩有元吉協黃裳之句予竊哂之因次韻云蓮岫
倚空蒼卿雲忽降祥九霄懸錦綺五色煥文章遠

靄無山碧非烟帶日黃虞廷如可獻將補舜衣裳
此上瑞也豈吾人所敢當耶

登科夢兆

予應景泰七年鄉試七月時同鄭賢李濬自石岐
登舟忽千戶林興來送揖賢及予曰興夢最驗恭
喜二位俱登第矣鄭秀才名在前列但山字上如
盧狀殊不可識豈傳臚之兆邪黃秀才中五十七
名夢中見之甚真濬不悅佯醉而卧興遂辭去及
揭曉予叨領薦額恰如其數有鄭賢在予前乃靈
山人也

湯陰精忠廟

湯陰縣西南有岳武穆王精忠廟正統末太學士
徐武功有貞所建也其碑文曰國之有忠義猶天
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
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欲故天
地不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
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鄂武穆王是已
當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
方熾宋之不亡猶如一綫之屬旒國之無人誰與
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

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
群盜傾偽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
天非矯偽而爲者故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忠副名
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
原幾復柰何主蔽於奸忘讐忍耻自棄其上而不
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
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鄜城戰勝進軍朱仙
鎮兀朮將棄洛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逼技窮之
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

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邪此亦
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
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
有魏相之忠與恟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
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彼高宗之去孝宣
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
而裕溫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
專制也歟烏乎於此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
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
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

者乎歲已巳八月

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燔上皇未復寇方內偏

乃命侍講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遏亂畧糾

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理寔來彰德彰德古相

州也湯陰爲其屬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

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

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及王之祠

事皆意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理以召還乃具列

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

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

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碑文

內理即武功之初名也立齋宋憲副端儀常著岳

飛班師論正謂王知變而不知權一時士子翕然

趨之子獨致疑以爲不然今觀武功之論寔與子

合乃知義理固人心之所同然也當時使王行權

而不守正違君命以前征軍士心必解體誰與爲

戰而高宗奸檜亦有辭矣是自棄其師無敗其身

也一失其正萬惡皆歸王豈肯爲哉故錄武功之

文以按斷史者採焉

岳武穆遺詩

覽池州府志得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
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
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
池口樂光亭云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
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颺外征帆杳靄間予雖
江上老心羨白雲關

理宗本生系

宋史理宗紀不著本生世系獨於宗室表見之按
燕王德昭生翼王惟吉惟吉生盧江侯守度守度
生嘉國公世括世括生房國孝恪公令稼令稼生

修武郎子奭子奭生伯旰伯旰生師意師意生希
璪希璪生理宗若濟王竑則秦王德芳之後德芳
生惟叙惟叙生從溥從溥生世堯世堯生令畝令
畝生子乙子乙生伯存伯存生師丑師丑生希瞿
希瞿生竑於寧宗爲近屬故當時立竑爲皇子而
以理宗後榮王者蓋親疎之殺云

莊周亂名實

偶讀莊周之書觀其論事之體如懸河立海電馳
霆擊龍蛇走陸而雲烟綺天令人驚喜而不能已
至其荒唐誕放啓天下後世亂名實而紊載籍是

則可以憑怒也周之罪大矣蓋其稍據實事附入已說如接輿之歌者是也而聖賢行跡自此不足信詭爲姓名恣其伸喙如看吾連叔之問荅者是也而古人姓名自此不足信虛實相半是非交雜如意而子問許由仲尼見老聃之類是也而天下實理自此不足信自周之書行而古今之事紛糅顛錯虛實混爲一途而不可盡識矣其尤甚者則姓名之詭撰足以眩人之聽聞非若事跡之尚可稽也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以精別之斯爲無弊且以小說諸書攷之如牛僧孺之

玄怪錄郭元振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於事類聚則以爲實魏泰之碧雲殿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謗詆也陰復春於韻府群玉則以爲實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爲實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於姓氏篇則以爲實開元天寶遺事所載張豕水山事有無本不可知也資治通鑑則以爲實初此之類未易枚舉溯其所自則莊周啓之也六經語孟之書學索純粹有其事則書未有詭撰其事者有其人則書未有詭撰爲人姓名者經於秦火壞

於漢儒蓋猶有致疑於其間者矣然則小說孟浪無稽之浮談其可據以爲實乎故嘗以爲自六經語孟諸儒正說之外太半皆烏有無是公也豈非莊周作俑之罪哉

薛文清公德學

內閣學士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謂內外風憲緘默不言顧都憲在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坐是不得進階及封贈父母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其涵養可知也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

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 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時論方重顧公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天順丁丑薛公主會試未幾去位予在太學往謁送之以復性爲問因質以繼善成性與相近之義剖析分

明謂繼善即天命成性即氣質孟子指天命本然說孔子兼論氣質其說乃備德容溫粹言詞質直真君子人也忽一客至予辭而出同舍王舉人瑛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徐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蓋確論云

邸邸官寮

正統庚申

景皇在邸邸吏部奉

勅擇儒臣為官寮人皆托故避之其不得已就者翰林侍講東萊儀銘為左長史修撰吳郡楊翥為

右長史訓導嘉興俞山晉江楊輿為伴讀中書舍人金陵俞綱為審理正南昌余儼太原朱紱為審理副皆不由科目者及王即大位首擢二長史皆侍郎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為鴻臚左寺丞歷少卿吏部左右侍郎輿為戶部郎中陞南京戶部侍郎綱擢太僕少卿晉兵部右侍郎且竊居內閣月餘罷儼遷僉都御史紱遷大理少卿人之功名富貴不可豫料如此綱字廷立嘉善之胥山鄉人後徙金陵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預修

宣廟實錄得中書後駁進得與密勿人詔爲異

英皇復辟加太子少保仍兼侍郎改南京禮部致仕
怏怏病卒其遭逢可謂過分而綱猶不自足有女
爲柯狀元繼室母述其父歛望之言殊可笑也

彭蠡纒精

天順初元子計偕北上經彭蠡湖舟人言宗三秀
才靈異當具牲醴求神福者問之扣齒搔首不敢
言既望奠後乃言曰昔

聖祖之鑿戰僞漢也有棕毛巨纜分判爲三歲久化
爲蛟龍宗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弟淹留在此

每颯颯波濤中舟人稍欠修敬遇之輒有禍敗或
化爲丈夫題詩作讖後無不驗予大不然之後告
往南監再經其地則妖已熄矣時都昌孔知縣韶
文鏞者最號廉能偶歲大旱聞其出沒乃往驗之
一巨木歲久爲水草交洛真若鱗鬣然笑曰宗三
秀才乃汝邪命左右秉炬焚之了無他異韶文由
是聲名大著累官至右副都御史工部侍郎系出
先聖家于姑蘇景泰甲戌進士

絕句近唐

景泰甲戌選進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入館修

寰宇通志書成授官首則丘文莊公次則彭
士華尹學士直俱編修而牛綸以太監王姪亦與
焉授科道者吾鄉東井陳先生政及耿裕金紳劉
鈺孟勳嚴淦何琮甯珮陳龍黃甄王寬吳禎也修
書無攻課業惟此科爲然彭長於絕句詠陶淵明
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露寫前朝丁寧莫取
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
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正是
將軍出塞難風味近唐人矣

古蔗叙織錦圖

蘇若蘭織錦回文璇璣圖詩

仁智懷德聖虞唐真妙顯華重茶章巨駭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湖津
傷嗟憤家明能榮志庭開札作八說佞奸凶害我忠貞奈凶慈雅思恭慕河
慘歎中無鏡紛爲驚明難受非源禍因所恃恣極驕盈榆頑卒和淑自爲隔
懷懷傷君朗光誰終榮苟不義姬班女媧奸辭釐漢成薄浸休家貞記孝塞
慕所路房容珠感甚城傾在戒后孽孽越氏飛燕楚生昇說退敦貞敬殊
增難曉幃節雅思穿笑猶空盛興漸至六伐用昭青青昭愚謙危節防是山
憂經還清華英多香形未存慎深慮微察遠禍在防萌西滋蒙稔容持從梁
心荒淫忘想感所欽欽幽巖峻岷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光流電逝推從梁
堂如關飛衣誰追何思情時形寒歲識淵松居歎如陽移陟彼危殆差生民
空后中稽袞爲相如感傷在勞貞物如終始舊猶懷何替西不何誰神無感
惟自節能我容登將自孜孜想顏喪改萃容是爲女賤曜日日數與通者曠
思興厲不歌治同情寧夜側夢仁賢別行士念誰賤鄙弱白無憤將上採悲
詠周楚歎雙華官晏虎彫飾繡始璇璣圖義年勞歎奇華年有志飭忘封長
和風楚歎雙華官晏虎彫飾繡始璇璣圖義年勞歎奇華年有志飭忘封長
音南鄭歌商流徵散繁華觀雅終始始詩強感遠殊浮沉時處竟麗哀遠身
戴節衛詠齊雅情多文雅壯頑無平蘇氏理往憂歲異浮惟必心華惟下飯
摧伯女志興榮傷患蕩榮麗充端比作麗辭日思慕世異逝途遠榮感體惘
悲粉河返頽翠感生嬰漫丁寃詩風塵鹿鳴懷悲哀誰在候無一俯安作已
聲疏廣路人樂我歌是漫是何桑翳感五宣傷感情者類然登登物者

蘇道賢第三女也年十六適涵涵為符堅秦州刺
史有能名後以事忤堅謫戍燉煌及堅取晉襄陽
擇守復起涵拜安南將軍鎮襄陽始涵有寵姬趙
陽臺善歌舞寘于他所蘇氏偵知之求而加捶楚
焉涵頗恨之陽臺又媒蘇蘇氏短而讒諸涵由是
情好日踈暨涵赴襄陽邀蘇氏與俱忿不肯從遂
携陽臺以往絕蘇氏不復與通音問者久之蘇氏
悔恨不得以伸其思乃織錦為回文遣家僮徧
之期至涵所飲以感動其意涵覽之不釋于

古德李祭酒時勉

叙曰扶風寶涵妻陳留令武功

中方正面龍旂至麗充表情至暮世縱四字橫五字兩旁栗歲至行士詩風至微玄
縱五字橫四字以紫畫

合五字詩情至顯怨端比至麗辭橫各五字詩始至無端怨我至理辭空中心
圖始乎蘇氏詩心九字以黃畫

四圍形橫初行入行十五二十三圓餘四色各一圖共詩三十七百五十字
書其形如織按讀法此色凡三十二九行及仁嗟斜至春親琴奏鹿斜至某津以朱
四隅嗟情至英多趨至長愁仰飛至悲春四慈至持從橫皆六字以墨畫

正面妃關至契悲移跋至贊辭綠六字橫十三字兩旁延關至防萌身我至惟新縱
十三字橫六字以青畫

曲姿嬌通頰凝悲苦懷思苦我章徽恨微玄博歡微知少馳
秦王懷土登樓擲身加兼愁悴少精神返幽曠遠離鳳龍報怨
商君秦馮揚仇傷祭身我于集殃愈辜何因備嘗苦辛當神飛文道分崎賦
絃西驟變激好地君深日潤浸衍思罪愆忘其根難尋所明鑿珠移乖為
激階陰除水悲容仁均物豈育施生天地德賞平均專通身鑿珠移乖為
楚步林燕清思發離瀟漢之步飄飄離微隔喬木誰論一感音歸裝楚有
流東掩飛泉君歎殊心改者感眼細聞遠離珠我同食志精浮光離哀傷忝
清廊休翔流長愁方禽伯在誠故遺舊廢故君子惟新自微雲離楚春剛
琴芳蘭凋茂庶陽春牆面殊意感新霜水齊潔志清純望誰思相懷所親

日乃得探其憂鬱之情而悲傷之遂逐陽
中且重從迎蘇氏至襄陽恩愛益篤於初晉友黃
君卓持此圖以示余余感夫世之惑謾邪以害正
被謗以自屈者曾不如蘇氏之善諷涵之能悟而
由其正也特爲賦詩云蘇氏名蕙字若蘭涵字連
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子也今觀此詩三言似
急就四言似千文五七言似古選首言娥英以比
嫡妾中反飛燕以比陽臺出入經史反覆成文事
林廣記所載未云願放兒夫及早還者其贖可知矣

交槐歲抄卷第七